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三

皇上御筆書畫三

御筆畫盤龍松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二尺六寸五分橫一尺二寸八分水墨畫盤山盤龍松并題

盤龍松歌見乾清宮所藏御筆盤龍松圖軸乙亥仲春題並圖。鈐寶四。乾隆。含和。洗盡塵氛與氣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柳公權書孫綽蘭亭詩後序一卷

〈本幅〉金粟箋本。縱九寸五分，橫一尺八寸五分。行書

臨柳公權帖。見重華宮所藏蘭亭八柱帖第四冊

孫綽蘭亭詩後序。丙子春。御臨。鈐寶一。乾隆御筆。

〈引首〉御筆。風流暉映。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鑑始齋詩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五尺一寸横二尺一寸五分

行書

御製鑑始齋詩

地是諸天上山如太古初披芸人不識疏佗以

前書　丙子秋月御題鈐寶二乾隆宸翰陶冶

性靈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寒山別墅圖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三尺四寸橫一尺六寸水

墨畫寒山景行書

御製寒山別墅諸詩

泉出寒山寒秀分支硎支昔遊曾未到名則常

聞之烟巒欣始遇林壑誠幽奇應接乃不暇兩

盡澄神思庭前古幹梅春華三兩枝孰謂宦光

往斯人寧匪斯　丁丑三月題寒山別墅御筆

鈐寶二○乾隆

九疊乘雲紳一泓注石髓卉物太昌妍藉茲足淘洗　對瀑一絶句丁丑春御筆鈐寶二○幾暇怡情得佳趣

靈岩逕畢躍所為遊寒山春曉宿雨收千峰洋輕烟邐迤下高峰天平在目前此則姑舍是已悉率戒盤過嶺不五里別墅爰至焉叢薜屏徒壁逶迤枕平巒浮為半畝池激為千仞湍隨宜

置亭嶺面勢挹林泉昨去落梅蕊今來綻牡丹
令昨信幻耳來去亦儻然凡夫果不凡即境知
人仙中心以藏之句留蒼巖閒　丁丑南巡過
千尺雪得趙氏寒山別墅辛未前遊所未經也
愛其幽勝題句勒石比自浙還再遊率成五言
紀事復寫為圖書前後二詩幀上亦命選石橅
刻墨本即以賜督臣尹繼善還京後偶一迴憶
以石渠寶笈中不可無是圖也輒追寫錄詩一

如前款聊補其缺非有所係也御筆并識鈐寶

三璣星彚暇臨池筆端造化

腹稾寓寒山聊秉片晌閒所懷寧止此丸寓寸

心間口占一絶并書鈐寶二㑹心不遠德充符

鑒藏寶璽几席有餘香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王羲之聖教序一卷

本幅端本堂紙本。有八分書蠟印縱一尺一寸五分。

橫三尺一寸行書

臨聖教序。　大唐三藏聖教序。太宗文皇帝製宏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

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
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
宏濟万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
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無滅無生。歷千刼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
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
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

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

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元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折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

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

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

能治。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偶得宋牋。愛其宜筆。輙臨此以消永晝非耽弄

翰。正欲使良材得所用耳乾隆丁丑仲夏。御筆。

鈐寶四。乾。隆。幾暇臨池。游六藝圃。

引首

御筆。清華朗潤。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卍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米芾臨蘭亭詩序一卷

本幅 金粟牋本。縱九寸二分，橫三尺六寸三分。

臨米黻臨蘭亭詩序。見乾清宮所藏御臨董其昌臨王羲之蘭亭詩序冊，并米黻詩。見重華宮所藏蘭亭八柱第二冊。

乾隆丁丑長夏。御臨。鈐寶三：乾隆宸翰、得象外意、意在筆先。

引首

御筆。換骨金丹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王羲之種菓帖一軸

本幅粉牋本。縱六寸三分。橫五寸七分。草書

臨王羲之種菓帖。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為致

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等喜種菓。

今在田里。唯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

者大惠也。款

戊寅冬日。御臨。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倣錢選觀梅圖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一尺二寸横一尺一寸白描畫隱几攤卷神注觀梅僮向火煮茶有鶴在側款

戊寅嘉平月倣錢選法鈐寶四乾隆半榻琴書陶冶精詩篇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詠側理紙詩

本幅側理牋本縱九寸七分橫二尺七寸五分行書

海苔為紙傳拾遺徒聞厥名未見之何來暎座光配綠不脛而走緊余思囫圇無縫若天衣縱橫細理織絅絲即側理耶猶然疑張筆李墨試淬妃羲獻父子書始宜不然材可茂先追何有我哉究撫蕪萬番毋乃侈記私兩幅已足稱瓌

奇。藏一書一聊紀辭清風穆如對古晴澄心金
粟父視兒。寄情枕蓆宜隃麋博覽缺詠又何其。
宣毫綈几為摛詞。仿佛尚卿首肯斯　詠側理
紙。乾隆戊寅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古香可挹。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御園泛舟詩合幅 一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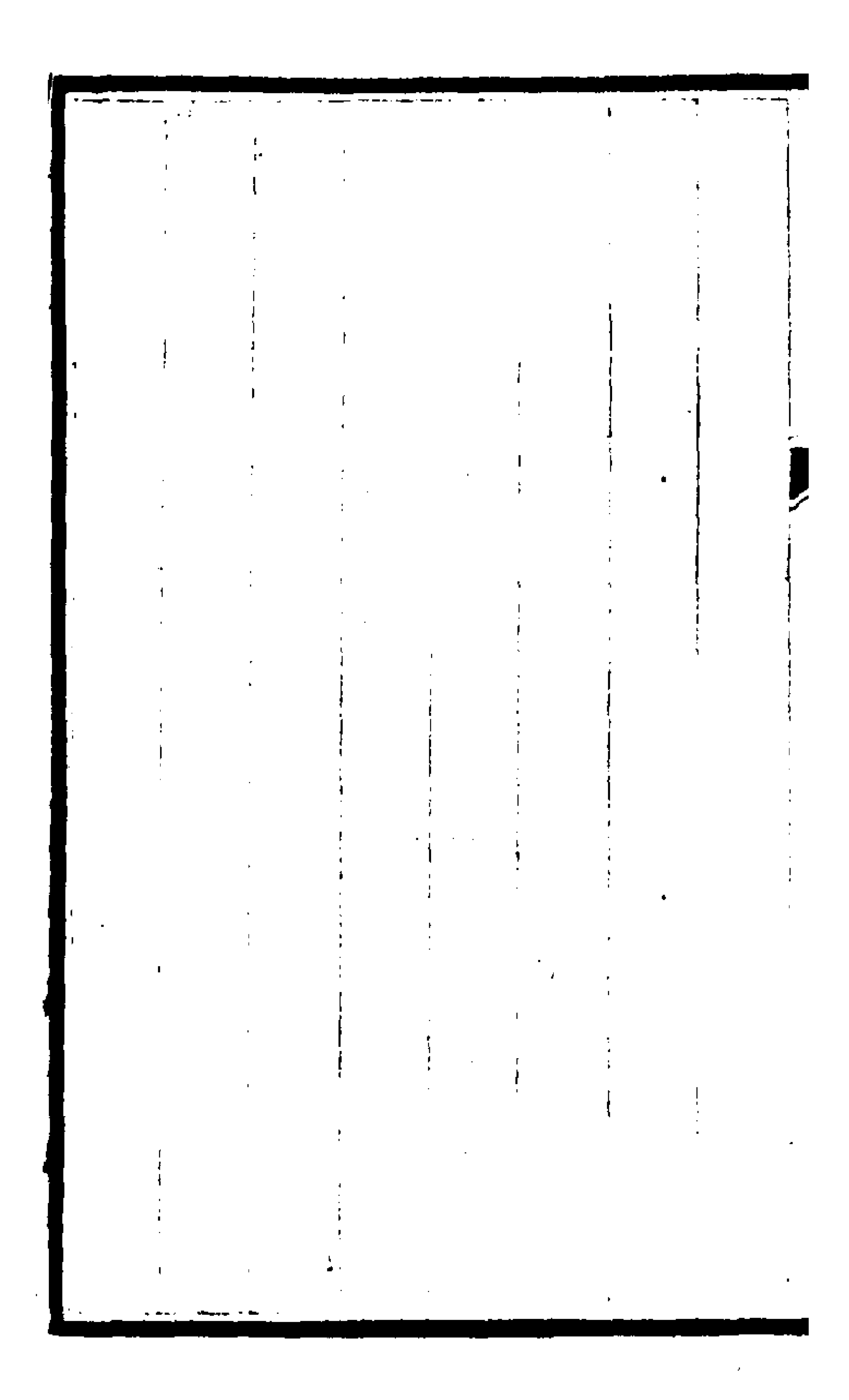
本幅金粟箋本圓幅二。上徑一尺二寸。下徑一尺二寸六分。行書。

溶溶新水恰勝舟。過午澄瀛小泛遊。遹日春雲晴不放。掠空雨雪乍浮浮。柳梯重冠玉鬘髮。前塢舟通景試探。幾曲烟隄濛濕潤。訝同清絕錦涇南。畫是維摩著色圖。鏤冰曾詎費工夫。非關訪戴浮烟舫。境與山陰却不殊。 士膏書

助潤方達。符甲虞傷冷太過。北地雖然此常有。
需霑濡日不需多。己卯春。御園雪泛四首。御
筆。鈐寶二。乾隆
雨後園林潤意含。溪山幾曲似江南。好春景得
未曾有。幾暇烟舟試一探。云未曾經有亦曾
去年春雨也頻仍。夏初原是懲希澤。念此吾惟
倍凜兢。凜兢遑敢事遊盤。況復官軍未解韋。
何日烟酋雙縶頸。時和兵偃始心寬。雨後御

園閒泛已卯仲春下澣御筆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淳化帖二十四種 一冊

本幅宣德粉箋本十六對幅每幅縱七寸四分橫三寸草書

臨淳化閣帖 第一唐張旭書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爲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不過彼與消息 第二後漢崔瑗書賢女委頓積日治此爲憂懸情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有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第三。晋張華書得書爲慰。僕諸惽疾已甚。甃西卧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第四。晋王洽書。洽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冀以復敘。還白不具。王洽再拜

第五。晋王珉書。今欲出耶。吾此月盡。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尅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敬報

第六。王珣

書三月四日珣頓首未冬眾感得七月書知
問定何如就弊憂之劣不見王珣頓首白
第七晋王廙書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
来行未面遅想得示知同云冀何生相見近
及不多王廙白　第八晋郗愔書九月七日
愔報比得書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
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第九
晋衛瓘書頓州氏衛瓘惶恐罪罪中闕音敬

望想想懷在不累年。如爾後還。情甚踴躍。且至卅里上須節度明日乃入。奉況欣承福祚。自白。不具。

第十八晉謝萬書。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感傷兼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涼。汝等各可耶。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動下疼之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第十一晉庾亮書。亮白奉告。書箱先為媞子作。輒先以奉之研令作之。支髮杌令作作無作模。若有可權付之。

亮再拜　第十二晉杜預書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聞得来况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　第十三晉王循詹書七月廿四日循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為慰餘熱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匆匆書不盡王循詹頓首

第十四宋謝莊書第昨還方承一日忽患間當時乃爾大惡殊不易追企怛想諸治昨来

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頃日寒重。春節至。居患者無不增動。令作何治。眼風不異耳。指遣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

第十五。晋王坦之書。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意良不了者。今當詣公自陳。願告。坦之惶恐言。

第十六。晋王渙之書。渙之等白。不審二嫂常患復何如。馳情倫直等平安。計嫂倫奴已應在道。企遅適東五日。動靜最差速。姑如

復小勝眞遂和耶猶不寧餘上下故常患反側此悲佳渙之等白　第十七晉紀瞻書瞻白昨信來永携今遲又貧家無以將意今粉二斗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　第十八晉陸雲書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遠得示知足下平安為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鄉既清邃可與經高言人欽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第十九晉王

遂書。寒佳不。張丞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下可

時令知女決也。王遂白　第二十。晋卞壺書。

足下佳不。朝將中郎。上獲諸誠。文墨至便在

舍事許豉愛子紙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

也。吾今勑書事令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密令

人傳之。壺白。　第二十一。宋王曇首書。昨服

散差可。然不過佳。請示所宜。如更增劇。恐難

為力耳。未能合遣俗有餘念故耳。王曇首和

南。第二十二。梁陳留阮研書道增書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匆匆。始過嶠。今便下水。未因見卿為歎。善自愛。異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有少字不具。阮研頓首。第二十三。宋蕭思話書。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說寒切。足下復何如。比河一涉道。久當諸惡耶。少告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第二十四。梁沈約書。今年殆無故耳。始得此事。至沈約

白。十一月十六日。　末幅款

宣德粉箋。與冷金相似。瑩潔滑潤。臨池所珍。偶展淳化帖。撫此諸種。益信紙墨相發。為一合之說。真得箇中三昧也。　己卯夏日御筆。鈐寶四。

乾隆幾暇臨池。三希堂。每幅分鈐寶。即事多所欣。靜中觀造化。用筆在心。意在筆先。烟雲舒卷。研露。得象外意。見天心。半榻琴書。筆端造化。修詞立誠。游六藝。涵虛朗鑑。至味寓澹泊。一甌

香乳聽調琴。虛衷澄照化工四氣為全施。水月兩澂明。含和漱芳潤。執兩用中。卍有同春。如水如鏡。慎修思永。留畬經訓。和順積中。學鏡千古。箇中自有玉壺氷。典學勤政。成性存存。聊以觀生意。寫心。體道粹涵養。經史簡。莊敬日強。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歎夷齋松賦一册

本幅金粟牋本四十三對幅每幅縱一尺横五寸七分行書

歎夷齋松賦見重華宮所藏御筆夷齋松圖軸己卯秋九月御筆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為君難跋　一冊

本幅宋粉牋本十對幅每幅縱七寸七分橫三寸四分行書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既反覆辨論難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岑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茲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為君難之義而為之跋曰大哉
王言亦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為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
直以為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為君者
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歷
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楣端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詒世世孫曾常凜此志以迓

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書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勳重華一再曰欽引而未發至於大禹祇承于帝首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也承於帝舜者舜實承于帝堯也惟

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言之矣。無輕民事惟難。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嵒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恩。誨之諄諄。三致意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不興之世。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轍。然而知難非空言知其難而已。其必勑命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遠佞。以正其施。凜凜

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永圖予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

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

難與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為臣之

不易吾將俟為臣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為

君之難也且也當其不易者恒多語有之衆擎

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

已。嗚呼。豈不甚難 乾隆己卯長至月初吉。敬

勝齋御筆。鈐寶二。乾。隆。餘幅臣工恭跋。

臣等敬誦

御製為君難跋一篇。反復由繹。仰見我

皇上丕承

家法。紹衣德言。闡興邦之基於一言。其即無逸知艱

之旨也。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凡用人行政。安內攘外。諸大事。

宵旰焦勞。不遑暇食。蓋不僅克知灼見其難

而實能體諸躬行者。惟能行之。斯能言之而

深切著明之。餘引伸觸類。並曲悉夫創業守

成之說。洋洋

聖謨。誠先後一揆哉。幾餘濡翰。特書成冊。

奎文炳燿。日月為昭。竊願勒諸貞石。永垂奕禩云

臣蔣溥臣梁詩正臣于敏中臣介福恭跋鈐

印二臣敏中敬書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三尺。行書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詩傳疏及朱注。皆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孔固失之。而朱子亦未詳考也。夫見於詩書者。雄狐綏綏。獸也。何嘗不謂之雄。牝雞無晨。禽也。何嘗不謂之牝。善乎歐陽修本義云。古語通用無常。雉鳴求其牡者。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又宋逸齋補傳謂

雄當求匹雌不當求牡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雉當求其雉之雄今乃求其獸之牡以為非禮則禽與獸合有是理乎鳥鼠同穴之山雖鳥鼠同穴而各為匹配無亂羣之事也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斯禽獸之不如因設烏有之詞以刺淫佚則怪亂夫子所不語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且宣姜夷姜論者紛如聚訟而伋朔之事張照已辯之詳茲不復

緃余謂讀書當識大意具正見若注疏家片言隻字之訛政不必為之勉强湊泊而反晦正義也

乾隆庚辰秋御筆 鈐寶二 乾隆

引首

御筆 言詩格物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王時敏片石雙松圖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四尺一寸五分。橫一尺四寸五分。水墨畫松石。款

王時敏片石雙松圖。自謂無纖毫塵俗。因於浙江宗印別具鉗錘。乃簡勁有餘。而氣韻不足。譬之聲聞中。根塵雖淨。未臻上乘。幾暇仿成此幀。於不即離間。参用活法。而玉立鱗皴。自然合相。畫禪詣地無窮。即此可悟正法眼藏耳。辛巳長

夏。御臨并識。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游六藝圖。落紙雲烟。摛藻為春。石渠寶

笈所藏。

御筆閱海塘記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一尺三分橫二尺八寸二分行書

閱海塘記　隆古以來治水者必應以神禹為準神禹乘四載隨山濬川其大者導河導江胥入於海禹之跡至於會稽會稽者即今浙海之區所謂南北亙為坍漲遷徙靡常地神禹親歷其閒何以未治豈古今異勢爾時可以不治治

之乎。抑海之為物最巨。不可與江河同。人力有所難施乎。河之患。既以隄防。海之患。亦以塘壩。然既有之。莫能已之。已之而其患更烈。仁人君子所弗忍為也。故每補偏救弊。亦云盡人事而已。施隄防於河已難。而況措塘壩于海乎。海之有塘壩。李唐以前不可考。可考者。蓋自太宗貞觀間始。歷宋元明。屢修而屢壞。南岸紹興有山為之禦。故其患常輕。北岸海寧。無山為之禦故

其患常重。乾隆乙丑以後。丁丑以前。海趨中亹。浙人所謂最吉而最難獲者。辛未丁丑。兩度臨觀。爲之慶幸。而不敢必其久如是也。無何而戊寅之秋。雷山北首。有漲沙痕。己卯之春。遂全趨北大亹。而北岸護沙。以漸被刷。是柴塘石塘之保護。於斯時爲刻不可緩者。易柴以石。費雖巨而經久。去害爲民者所弗惜也。然有云柴塘之下皆活沙。不能易石者。有云移內數十丈。則可

施工者。督撫以斯事體大。不敢定議。夫朕之巡方問俗。非為展義制宜。措斯民於衽席之安乎。數郡民生休戚之關。孰有大於此者。可以沮洳海濱地險辭。而不為之悉心相度。以期乂安吾赤子乎。故於至杭之翼日。即減從趲程。策馬隄上。一一覆視測度。然後深悉夫柴塘之下。不可施工。以其實繫活沙。樁橛弗牢。訖不可以礱石也。柴塘之内可施工。而倉卒不可為。以其拆人

廬墓桑麻塡坑塹。未受害而先驚吾民也即云
成大利者不顧小害。然使石塘成而廢柴塘是
棄石塘以外之人矣。如仍保柴塘則徒費帑項
爲此無益而有害之舉。滋弗尚也於是定議脩
柴塘。增坦水加柴價。一經指示。而海塘大端已
具守土之臣。有所遵循。即隨時入告。亦以成竹
素具便于進止也議者或曰。所損者少而全者
衆。柴固不如石堅。何爲是姑息之論然吾聞古

人云。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吾將以是為折中。而不肯冒昧以舉者此也。踏勘尖山之日。守塘者以漲沙聞。後數日沙漲又增。命御前大臣誌石簍以驗之。果然。斯誠

海神之佑耶。但丁丑以前已趨中亹者。尚不可保。而況今數尺之漲沙乎。然此誠轉旋之機。是吾所以默識靈貺。益勵敬

天勤民之心也。是吾所以望神禹而怵然以懼。慙無
奠定之良策也。至海寧日。即虔謁
海神廟。
皇考御製文在焉。因書此記於碑陰。以識吾閱塘咨
度者如是。固不敢以己意為必當也。 既命勒
石廟中。復書此卷以記歲月。壬午上巳日御筆。
鈐寶三。乾隆。游六藝圃。

引首

御筆。 策綜東陳。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書史研求遵古訓。洗畫塵氛爽氣來。用筆在

心。卍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沈周雲山烟靄圖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三尺八寸五分横七寸五分潑墨畫湖山烟景并題

開舟以後久逢晴。澤國翻縈望雨情。駐蹕孤山霏霢霂。漪瀾湖水越澄泓。菜花含潤黃如灌。柳葉拖烟綠尚輕。明日淨慈虔祝嘏。一天霽景益分明。壬午三月五日駐蹕西湖好雨知時潤霑菜麥不獨山色空濛助眺吟佳景

也既成一律志喜并仿沈周雲山烟靄圖意點

筆成幀書之以紀春巡清興御筆鈐寶三乾隆

烟雲舒卷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瑞石洞詩並圖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一尺七寸九分橫九寸四分潑墨畫杭州瑞石洞景并題

瑞石由來迥出奇郡城枉駕再觀之萬氏遂彼瞻依願七字起予瀟灑詩　壬午春巡再遊瑞石洞既系以詩時雨初晴雲根含潤因潑墨寫其峭蒨並書此詩幀首御筆鈐寶三比德朗潤研露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茅山正譌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四寸。橫二尺四寸。行書。

茅山正譌。　壬午春。巡。將發金陵。道句容。徵三茅之勝。而邑誌率摭吳越春秋。禹改茅山曰會稽。爲茲山數典所自。是援越入吳。疆域紊而世代淆。予不可以不辨。按史記注引越傳。禹到大越。上苗山。苗與茅古字通。而小異。其爲屬越則均。水經注浙江條云。會稽古防山。亦謂之茅山。

別稱防者。蓋以防風後至故。而漸江即浙江其山隸今紹興境明甚。若句容之茅山。本名句曲亦名巳山。自後漢茅盈兄弟學仙於此。三茅之名始著。距吳越時既遠。地與紹興又絕不相蒙輯誌無識者。沿名竄附。牽連為一。謂會稽同出異名。若良常秦望海江仙韭之屬。二十有六。實為一山。具注出吳越春秋。今數全書。初無是語況自紹興至句容。道踰千里。中隔一江。三茅即

號地肺安能呼吸一氣若此使其言然則方內纍纍宮霍蜀繹者疇不當名之曰崑崙岱宗乎再考江寧郡志良常秦望仙韭諸山並與句曲壤接道里可數更於紹興無涉即以所引秦望言紹興句容皆有要各自爲一山未可强而合之獨於茅山乎何疑或曰會稽爲古揚州鎮山後漢移會稽郡治越秦初置時本治吳焉知會稽始名之茅山不可通於句曲後著之茅山也

予得仍以吴越春秋正之其書凡六卷前吴傳三後越傳三茅山之改名會稽入越外傳不入吴内傳當時方隅所限詎不較然風馬牛哉用覵縷析之以俟後之訂山經者　壬午暮春之杪御筆鈐寶二乾隆宸翰得象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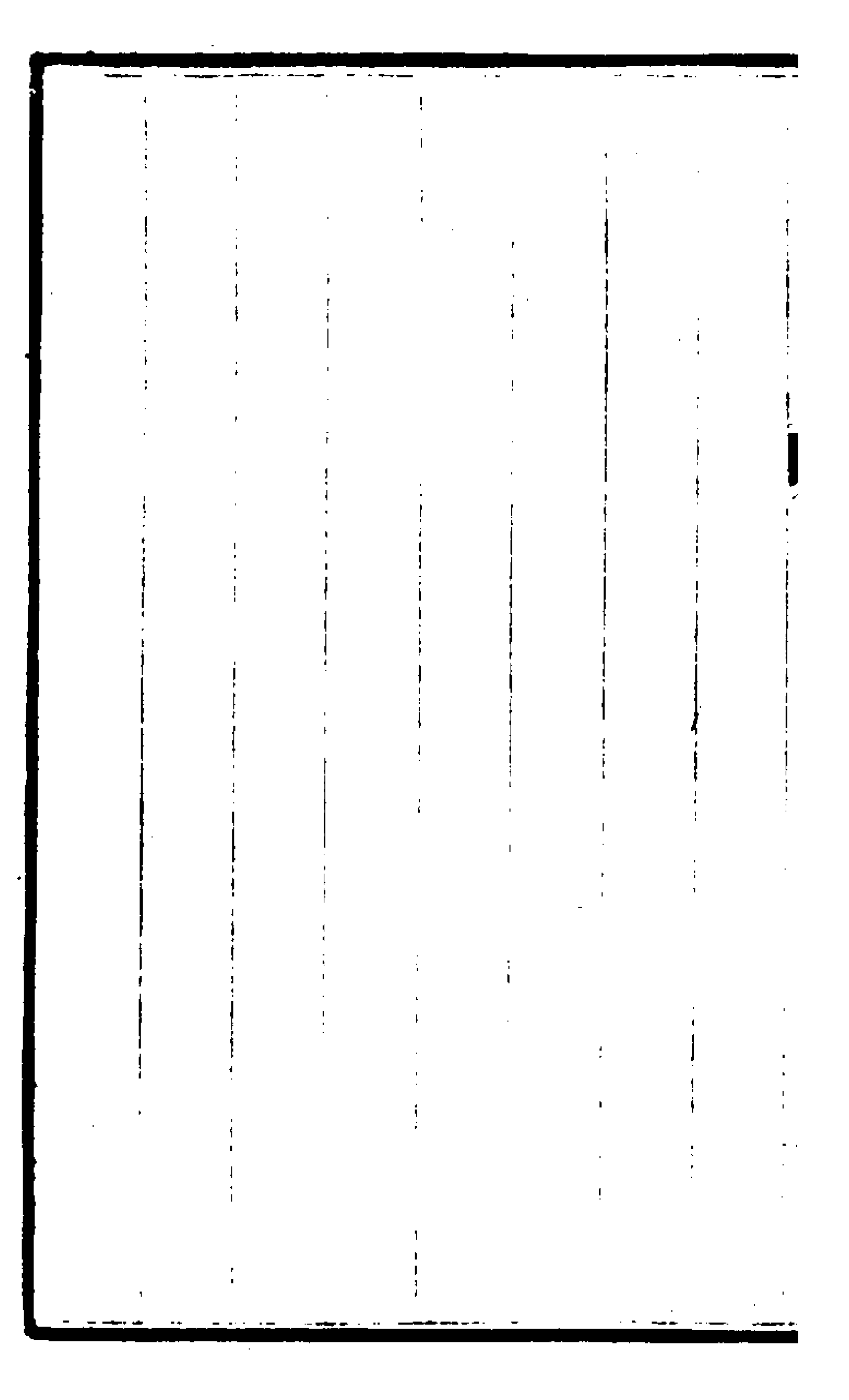
引首

御筆　蹟闡三峯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頤和軒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五福

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寓心。寓意於物。石渠寶笈

所藏。



御筆岱廟漢柏圖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五尺六分橫二尺五寸墨

筆畫古柏一株并題

遥望嵩山結昆仲近臨西院是雲仍大椿歲月

猶虛擬萬古堪垣永瑞凝　岱廟東院漢柏六

株森鬱庭宇信數千年神物其西北隅一株尤

爲輪囷奇古壬午初夏南巡迴蹕經此默識其

狀以歸壇廬清暇點筆成圖並系短句御筆鈐

寶二乾隆宸翰幾暇臨池

玉池

御製漢栢詩圖篆文

鑒藏寶璽意在筆先烟雲舒卷摛藻為春石渠寶

笈所藏

御筆佶閑騮歎并圖一卷

本幅宣紙本縱一尺二分横二尺一寸白描

畫佶閑騮圖并題

萬吉厩虎歸房精繼者佶閑良且駛承平豈復有戰爭獮狩時乘資德美馳御旷向無空濶遠則木蘭近海子拜弦蒼兎七載駛殫蹄銀獐一斃祇塞上獲麋難數計飛越深溝更神矣去歲圉罷留養茲今來愈覺加長齒不任鞍勒意猶

壯犖向我前熟仰䞇久策爾力寧弗憐後進非
無老成此細芻軟秣終厥年重以敝帷留待爾
向行圍所御名馬曰佶閑騮今老矣留飼山
莊暇日牽視詩以歎之并圖形於右壬午秋御
筆鈐寶四乾隆遊六藝圓信天主人

引首

御筆　嘉其壯心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意在筆先陶冶賴詩篇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玉華岫詩一軸

本幅金粟牋本縱一尺六寸八分橫八寸七分行書

御製玉華岫詩

玉華中嶺中來往必經此因之想舜僕精舍況清美我逸忘人勞想殆無其理得句亦前行遊興殊未已　壬午小春御題鈐寶二惟精惟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再題有真意軒詩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四尺八寸五分橫二尺三寸

行書

御製再題有真意軒詩

誰則無真意知真復是誰春風秋月世過去未來時莫道景常改請看山弗移踈軒付不語小坐恰相宜　癸未新秋再題鈐寶二信天主人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萬壽山清漪園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二尺五分。橫四尺二寸。行書

萬壽山清漪園記　萬壽山昆明湖記作於辛

未。記治水之由。與山之更名。及湖之始成也。萬

壽山清漪園。成於辛巳。而今始作記者。以建置

題額間或緩待。而亦有所難於措辭也。夫既建

園矣。既題額矣。何所難而措辭。以與我初言有

所背。則不能不愧於心。有所言。乃若誦吾過。而

終不能不言者所謂君子之過予雖不言能免天下之言之乎蓋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臨湖既具湖山之勝概能無亭臺之點綴事有相因文緣質起而出内帑給雇值敦樸素祛藻飾一如圓明園舊制無敢或踰焉雖然圓明園後記有云不肯舍此重費民力建園囿矣今之清漪園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臨湖而易山名以近山而創園囿雖云治水誰其信之然而暢春

以奉

東朝圓明以恒蒞政清漪靜明一水可通以為勅幾

清暇散志澄懷之所蕭何所謂無令後世有以

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及憶司馬光之言則

又爽然自失園雖成過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嘗

度宵猶初志也或亦有以諒予矣　乾隆甲申

春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達辭明志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隨安室詩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一寸横二尺三寸五分

行書

御製隨安室詩

隨遇得居安養心左序端檢身若不及容膝已為寛志與青年異題斯觸處觀敢求一已逸實覺萬民難為是勤宵旰因之叶燠寒祈年無間意望雨或忘餐驕否泰艱致令非昔所勸循名

如意青實艷爾祇三歎　甲申仲春上澣御題鈐

寶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引首

御筆　循名闡義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三傳晉假道伐虢辨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一寸三分橫二尺二寸六分行書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三傳為素王輔臣。而各有失。若夫誌晉假道伐虢之事。則更同一失。而且相矛盾。此不可以不辨也。左氏稱晉假道滅虢。在僖公五年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公羊穀梁。則均在僖公二年。而髙之言。則曰還四

年反取虞赤之言則曰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雖楊士勛疏曰謂僖五年此蓋遷就欲令左氏之意然以荀息借道之言證之入當先五年亦不合宮之奇諫之日也異哉文人之紀事艷者務其富清者欲其婉辨者圖其裁而不論理之從違蹟之真偽以致失之誣失之短失之俗雖前人已有定論而後之踵事增華者其才識已不如三氏重加之以阿好而毀惡則其事之

可信與否又當何如哉若夫假道之事又可畧
言矣葢所謂道者經由之路也晉在北而虢在
南虞在其間晉欲滅虢假道于虞似矣然左氏
稱宮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脣
亡則齒寒夫虢既在虞南則虞寔表與脣非所
謂虢也使虞虢疆相並而界相連如公羊所稱
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今破其相救
之策離和一以攻一則可更不可言假道矣且

以幣假道是有求于人有求于人者聽與否固未可定虞公雖至愚豈其貪璧馬而受亡國之憂哉以予觀之晉即不假道其亡虢之後亦必將破虞不繫道之假與不假也則三傳之須辭皆不必信而惟信經之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晉人執虞公斯可　甲申小春月御筆鈐寶四几席有餘香乾隆合經味道

引首

御筆　守經辨惑　鈐寶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摩頂松圖 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二尺九寸五分橫一尺四寸五分水墨畫靈巖山寺摩頂松圖寫作柏

并題

元奘取經摩松頂謂曰將歸當東指因之新話傳靈巖今看是柏松非是設云後人所傳會種松亦易何謂爾人謂之松亦松之樊度拈吟不可否斯地斯事其然乎姑且置焉徐證目虬枝

東指則誠信佛殿邊旁特孫峙千年以上歲斯歷玉節金幢入畫裡我欲寫形知是柏顧名為松面先泚松之與柏實易辨尚致淆訛有如此賢否萬狀目前陳吁嗟鑒別真難矣 大唐新話稱摩頂松在靈巖寺為元奘遺跡夫唐時建都長安元奘發軔自必由彼而取經回譯經於宏福寺亦今西安地誌乘班班可證於此地無涉或元奘由此詣長安譯經事畢仍來居此或

長安亦有靈巖寺均不可知此當徐考耳然松既以摩頂稱即予屢經吟詠何嘗不人謂之松而亦松之茲欲寫其形則知是柏非松名或可以假藉實難可與還就揭爾成詠其亦有戒於斯夫

松以元奘傳古蹟柏忽居之主遜客謂柏即松松又非却有指東枝歷歷謂松即柏柏故是邪見五鍼可假借以訛傳真真已訛真訛是非更滋惑復思太古始穀字柏謂之松松謂

柏是非真訛究何辨名循至竟奚實責。擲筆大笑有是哉。拘墟戲論終無益。圖既成。復走筆賦此。乙酉春。御筆。鈐寶二。乾隆鑒藏寶璽意在筆先。摛藻為春。寓意真可人。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登光嶽樓即事詩 一軸

本幅舊粉牋本縱五尺一寸橫二尺八寸行

書

層闌結構入雲區聳峙城中鎮四隅高下耕桑俯沃野北南水陸接通衢虹光奕奕扶梁煥泰嶽巖巖罨牖鋪長記短詩粗讀遍子安牛斗句曾無

光望為同為異區又稱東北據城隅從來多舛惟刪府且自清遊歷箭衢喜是閭閻頗

繁庶嬿他屏扆太陳鋪牧臣洛爾盡心者察吏安民似此無　乙酉清和登光嶽樓即事御筆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蘇軾真一歌 一軸

本幅蠟箋本。縱三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六寸。

楷書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烈照座光。跏趺牛噍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為真一和而莊。三盃儼如侍君王。湛

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款

蘇軾真一歌。乙酉清和御臨。鈐寶二乾隆宸翰

惟精惟一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文徵明山村嘉蔭圖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一尺九寸橫一尺三分水墨畫喬林茅舍賓主良會并題

四友良宵會一堂言唐虞上薄周商三庚底似清秋景戶外喬松入籟長　徵明山村嘉蔭圖筆意古樸向曾題句幾餘仿成此幀並用前韻題之附錄原詩於左　重陰綠樹覆茅堂邱索遺編共搉商童子烹茶不妨緩相投水乳正言

長

乙酉夏日御筆鈐寶四會心不遠德充符

畫禪室落紙雲煙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倣孫杕藍瑛梅石　一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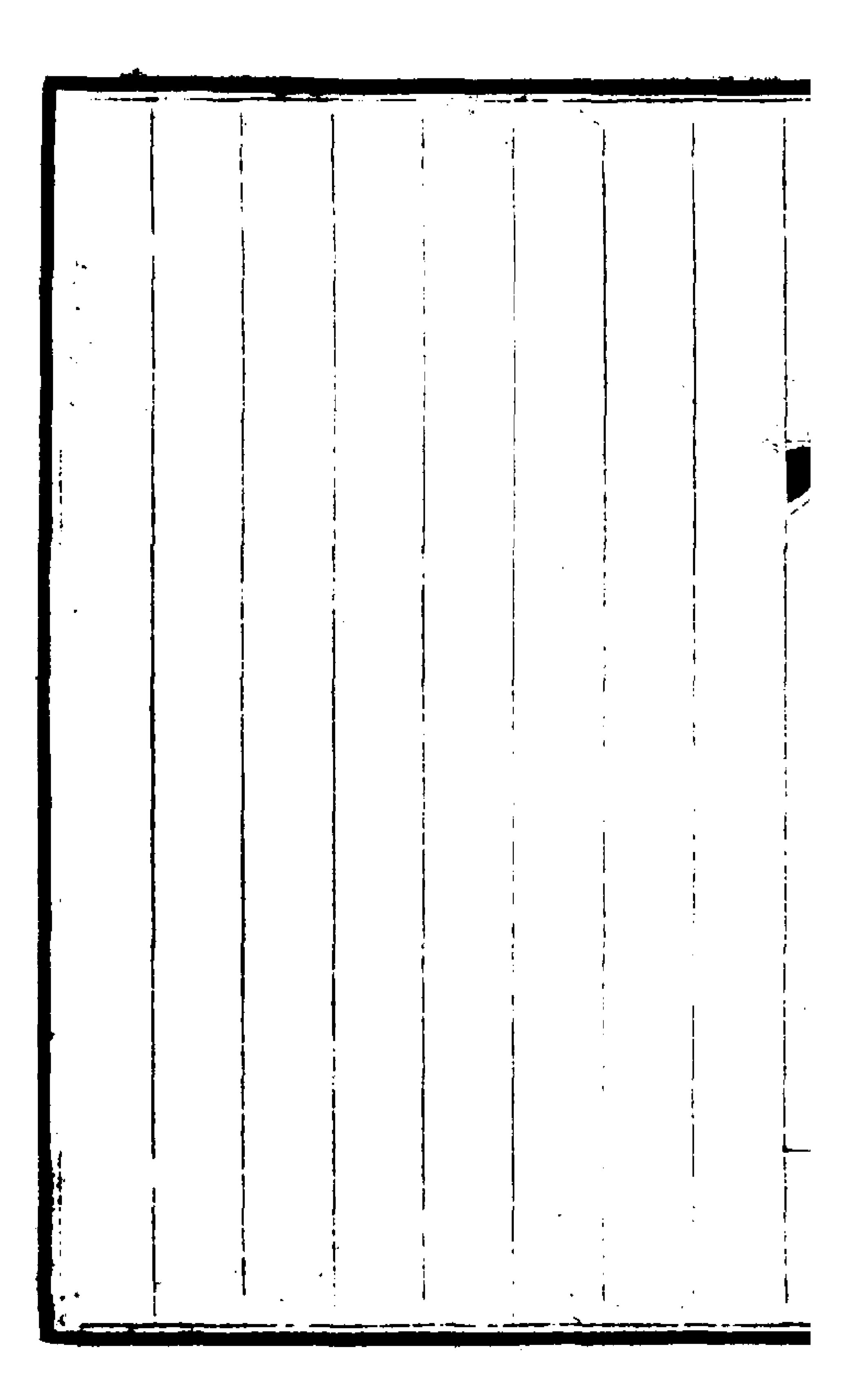
本幅宣德箋本縱四尺九寸橫二尺四寸水墨畫宋德壽宮梅花玲石仿孫杕藍瑛合作筆意並題

春仲擕来梅石碑橅經冬孟始成之不寧十日一水訑惟以萬幾餘暇為孫杕梅堪作石灰藍瑛石亦笑梅姿為憐漫滮臨新本笑有人看漫滮時　浙江通志稱南關工部分司本宋德壽

宫地有梅花廳芙蓉石傍豎斷碑刻藍瑛畫古梅一本此藍瑛梅石所以羶鄉臭祖也即予辛未南巡觀民之暇亦有藍瑛梅石之詠今春再至浙省就而視之則梅乃孫杕而石實藍瑛蓋二人合作勒於碑者也於是憮然失愕爾吁曰千秋紀載之失實其不若是者蓋鮮矣既已目擊不可不為正其訛且碑版剝落漫漶幾不可辨爰為之重橅泐石舊者仍並存聊誌數典

乾隆乙酉小春上澣御筆。鈐寶二。乾隆。得象外意。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涉筆偶值幾閒。意靜妙堪會。含毫邈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雪浪石記一卷

本幅宋粉牋本。縱一尺一寸二分。橫三尺九寸四分。行書。

雪浪石記　丙戌春直隸督臣方觀承獲蘇東坡雪浪石並其故以聞請移置苑囿予曰否否東坡之石宜置之東坡之雪浪齋而此何有焉然向過定州齋與石非不屢形之歌貌之圖而今又出所謂雪浪者真偽果孰是哉則稱今所

出者乃所謂眞稽其故。蓋自康熙初年有臨城令宋廣業者自定州移此石於彼。建亭鑿池詩酒其間。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其後亭圮石仆鞠爲茂草。衞之人或以爲馬厩皁櫪。而繫馬於此石。馬嘶咆哮蹶踶不敢遺溲齕草。否則跛躄病以斃。人異之。令牧趙州李文耀者。聞其事。乃親詣臨城。掘土剔苔。沃之以水。而石之上。究露雪浪二篆題。因以告之方伯。是可信矣。夫可信

在是其不可信即在是何言之。東坡之石。宜以東坡之詩為準。東坡之詩。一則曰。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一則曰。異哉礮石雪浪翻。以詩質之。則向置定州者。臥虎磊磊。有礮石之用。馬若今之片石。高且盈丈。其不可為礮石。而非真益明矣。既考墨莊漫錄。稱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則茲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而向之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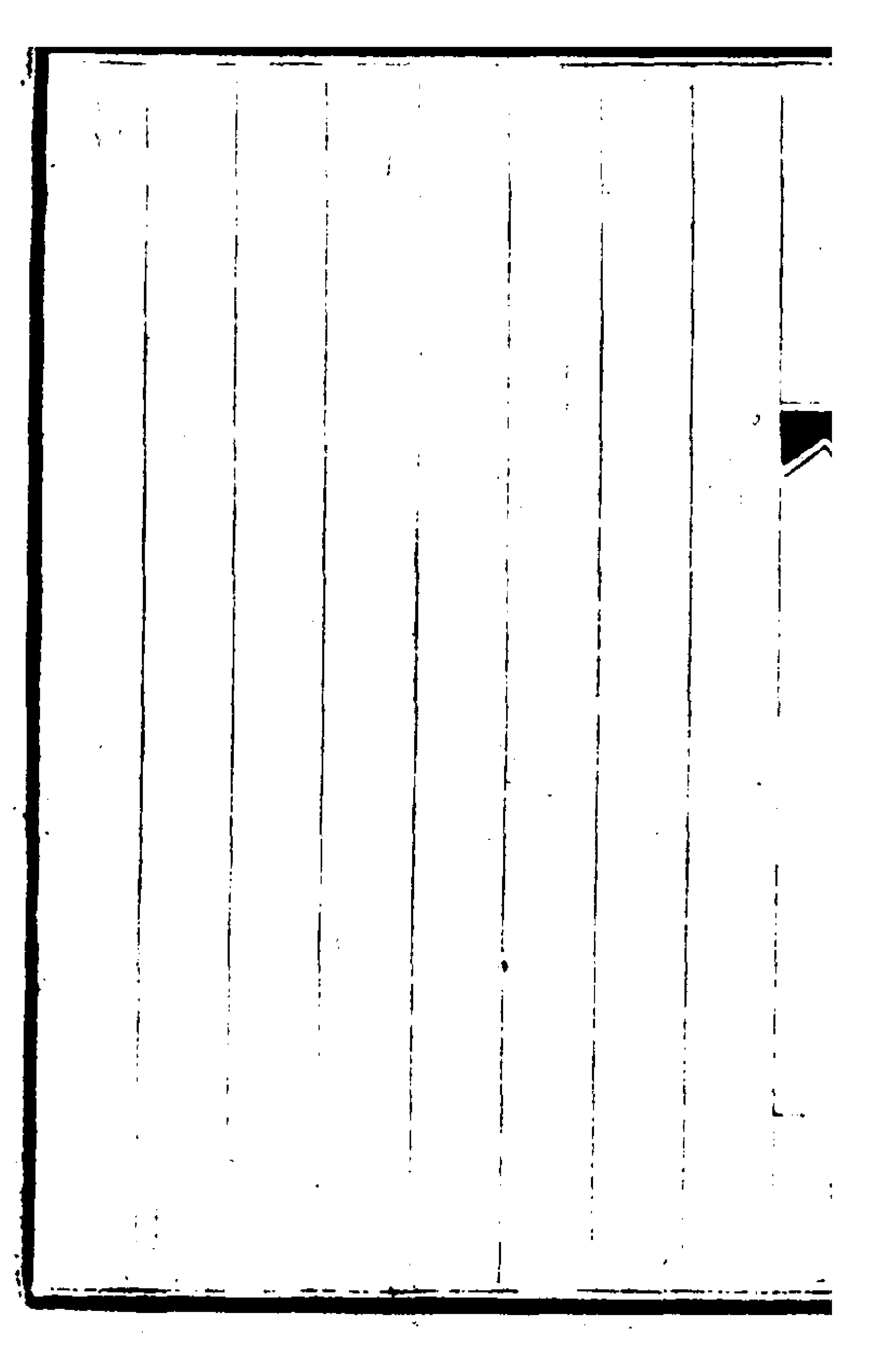
所置者。實不似焉。夫東坡去今六百餘年。風流
太守。一時遣興摛詞。即瓦礫可為珠玉。而必爭
是非真僞於此時。是不大可笑哉。且也可移之
中山而去。即可移之臨城而來。又安知他日之
不可復移之中山而去哉。然則向之形之歌。貌
之圖者。為均誤耶。曰不誤也。形之歌。貌之圖者。
自在東坡之雪浪石。而不在皺石片石之間也。
是不可起東坡。並向承予命圖中山雪浪石之

張若靄而一問之矣　記既成將鄭而鐫諸石
且命張若澄往寫其狀以歸書幀與若靄舊圖
並藏之丙戌上巳後一日御筆鈐寶六乾隆茹
古含今會心不遠清心抒妙理情實為美

引首

御筆　石以人重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泉宗廟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六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泉宗廟記　萬泉莊之記。記泉之源委。泉宗廟之記。記神所憑依。或曰。泉之數以萬。而神之祠惟一。其一以貫萬之旨乎。曰然。又曰。知一以貫萬。則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不既有祠乎。其亦可以概之矣。而又為是若殿宇若像設者。不已多

乎曰否奚以然然乎然奚以否否乎否於是申其義而詔之曰天一之精流而爲水四瀆四海一水而已總而括之其神惟一散而分之各有所司非特此也一黃河而神之祠不啻數百此謂之非合且不可而謂之是分又豈得乎故泉之所在神斯在焉則吾之構殿宇而嚴像設之意其亦如此而已矣且玉泉之水自西山諸泉伏流而來其義已見於向記兹萬泉之地實

近長河之東隄。其伏流隱脈。至此而一蓄一現

於是乎泛濫演漾。溉町塍而資挹注。仍一玉泉

之功用也。則以河瀆神祠例之。實亦不見其異。

而又何必言同執。祠之後為傑閣。奉北極以鎮

之。蓋亦取乎元武主水之義而所以崇脩禋祈

昭佑。永灌注之利。無旱暵之虞。重農興穡。則吾

之意。實在斯乎。實在斯乎。因為之記而泐之廟

前。 丁亥仲春月上澣之吉。御筆。鈐寶四得象

外意乾隆宸翰涉筆偶值錢開新漾錗春妍

引首

御筆 有本如是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頤和軒 古稀天子之寶 猶日孜孜 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用筆在心

卍有同春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萬泉莊記一卷

本幅倣宋箋本縱一尺一寸六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萬泉莊記　萬泉莊之名不見於日下舊聞春明夢餘錄二書而經其地指其村者無不知為萬泉莊若夫丹稜沜之稱互見於二書而經其地指其村以問諸土人則茫然不知所謂吾於是慨然歎千古紀載家之述耳食而鮮目擊於

是乎失實者多矣繼又思失實者固由彼之未平心精思廣諮博考不究乎實而不已然尚賴有此失實者存而得以考其是非辨其差訛則彼述耳食而鮮目擊者亦未嘗無小補於後世未足深恠也丹稜沜之說二書所載雖小異而謂出巴溝以達於高梁則同然其同歸於失實者實亦在此蓋丹稜沜本明戚清華園之蹟今暢春園其故址也園之前有水一溪俗所稱菱

角泡子者。疑即其地其水實由南而北巴溝在其南。安能逆流而上以入於高粱橋乎蓋高粱之水。自由玉泉發脈滙為昆明湖流為長河以經高粱而為通惠河。其詳悉已具於向作之麥莊橋說。與此無涉也。今巴溝橋之名尚仍而橋之南。實有大沙泉小沙泉在焉其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勝數。與二書所載東雉西匀水入地中者。頗合獨水盡向北流。而從無涓滴向南

者此為異耳夫水性就下人所易知萬泉莊高於巴溝巴溝又高於稜沜則水之北流而不南流不待燭照數計矣而猶有此訛焉則吾謂朱彝尊孫承澤之述耳食而未目擊非刻論也且二人去今不過百餘年所記者又不過明季之事其訛已如此之甚溯而上之其記載之訛又豈待燭照數計哉而又豈曾丹稜沜之與萬泉莊哉夫人皆知此為萬泉莊而泉之源又實在

此。此不可不正其名而核其實也。因命所司建泉宗廟於此地。若大沙小沙巴溝。皆立碣以誌之。而廟之內。東西為池沼亭臺若干所。其淙泉處。亦皆與之名而誌之碣。凡二十有八。廟之外。噴出於稻町柳岸。如盂漿如蹄涔者。蓋不可勝計。則萬泉之名。益應在此而不可他屬。因綜其大要。樹以豐碑。以證二書之訛如右云。　丁亥仲春月下澣。御筆。鈐寶二。乾隆宸翰。得象外意。

引首

御筆。探源徵實。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緬甸詩一卷

本幅灑金粉箋本縱九寸二分橫四尺七分

行書

緬甸詩六十韻　緬甸南瀛裔於古朱波是趙宋寧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宣慰仍土酋羈縻而已矣其時誰寂驃嘘喇莽瑞體考其所侵軼隴川界迤邐厥後明桂王逃緬延喘喙

世廟宣索之。獻出遵揮指。緬則置度外。遐荒非所取

然隴川一帶。寔入我界裏前歲莽猖獗盖受緬指使。莽既剗削盡。緬斯漏網耳。蠶食鄰如故。鄰多向内志。大山及木邦。率有成言底寂先乃新街。歸附髮已薙。遞踞往永昌飛報受降事所遣新街者。纔八百軍士。緬閙悉衆爭不敵成敗北。繼進寔未裔。於楞木遇彼。彼此互殺傷乃聽賊計誑。撤兵進鐵壁。關名。賊遂躡追尾腊撤及隴川

以次崙退委。緬乃大蹂躪刼畧恣焚燬。盈達與
干崖。土戶遺兵毀。其時李時升。擁軍惟守已防
禦之不足。進勦焉可恃。緬更移兵東木邦遭驚
駭。應琚撤軍援。又以無律紀。運糧糧或棄。飭進
進或止。以此大狼籍。成功安可擬。我朝百年來。
初未曾見此。此寔予之過。應琚誤任倚方謂定
莽能。誰知遇緬否。誠以今日觀。不如病弗起。垂
病人欺汝。汝罪尚可彌。病痊汝欺予。汝罪將安

徙初因任倚專遏情不遥制繼則覺或詐軍機
萬里揣即如斬萬賊賊早敗披靡豈復至界內
狂逞肆乜蟻降諭切詢問乃不能欺飾一一具
寔陳了了如吾旨堂堂大清朝豈受外侮理追
思西師役允賴
天錫祉成功五年間闢地二萬里豈復不知足佳兵
心更侈斯則事已張師應不得已綠旗向懦弱
加以氣連餒總因應琚咸豰胥迷方軌提鎮咸

偷安戰陣不親履更置示明章勇將重建槩曾經百戰身忠貞如視予必能同士卒建績紓予企棊旅犄健銳突將無前爾是皆篤知加奮力屢敵愾沿途飭彈壓驛騷無或致軍行時雨霏吉占兆兵洗會見旗鼓新秋深乃大舉準夷賓勁敵緬甸豈其比定期以冬春佇聽捷音喜

乾隆丁亥仲夏下澣御筆鈐寶三乾隆含味經籍

前隔水

御筆山莊錫宴緬甸入貢陪臣詩

滇南金葉緬文呈來者徠之嘉至誠昔日歸降此歸順不惟無戰並無征閉關未可學光武馳諭原非遣陸生方伯猶搜遮去吏外臣無獻求四兵山莊宴賚逢佳節海國車書遵大清悍史漫稱增此創皇圖惟慎奉其盈　昔年不得已而征緬以其籲求貸罪遂罷兵乃越二十歲不

因招致歸誠入貢昨於山莊錫宴陪臣即席成什重閱是卷書此以誌藏事戊申小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萬里在目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齊物半榻琴書大塊假我以文章落華滿地皆文章石渠寶笈所藏

御書張藴古大寶箴一卷

本幅黄蠟牋本。縱一尺二寸。橫四尺。楷書。

大寶箴。見御筆乾清宫所藏大寶箴卷。

乾隆丁亥仲夏。御筆。鈐寶三。保泰。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興懷讜論。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通鑑輯覽序一冊

本幅宋粉箋本四幅縱一尺零八分橫一尺五寸五分行書

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于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徵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
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
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
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
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
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
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
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

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黃帝至本朝定鼎。四千三百四十一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

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稟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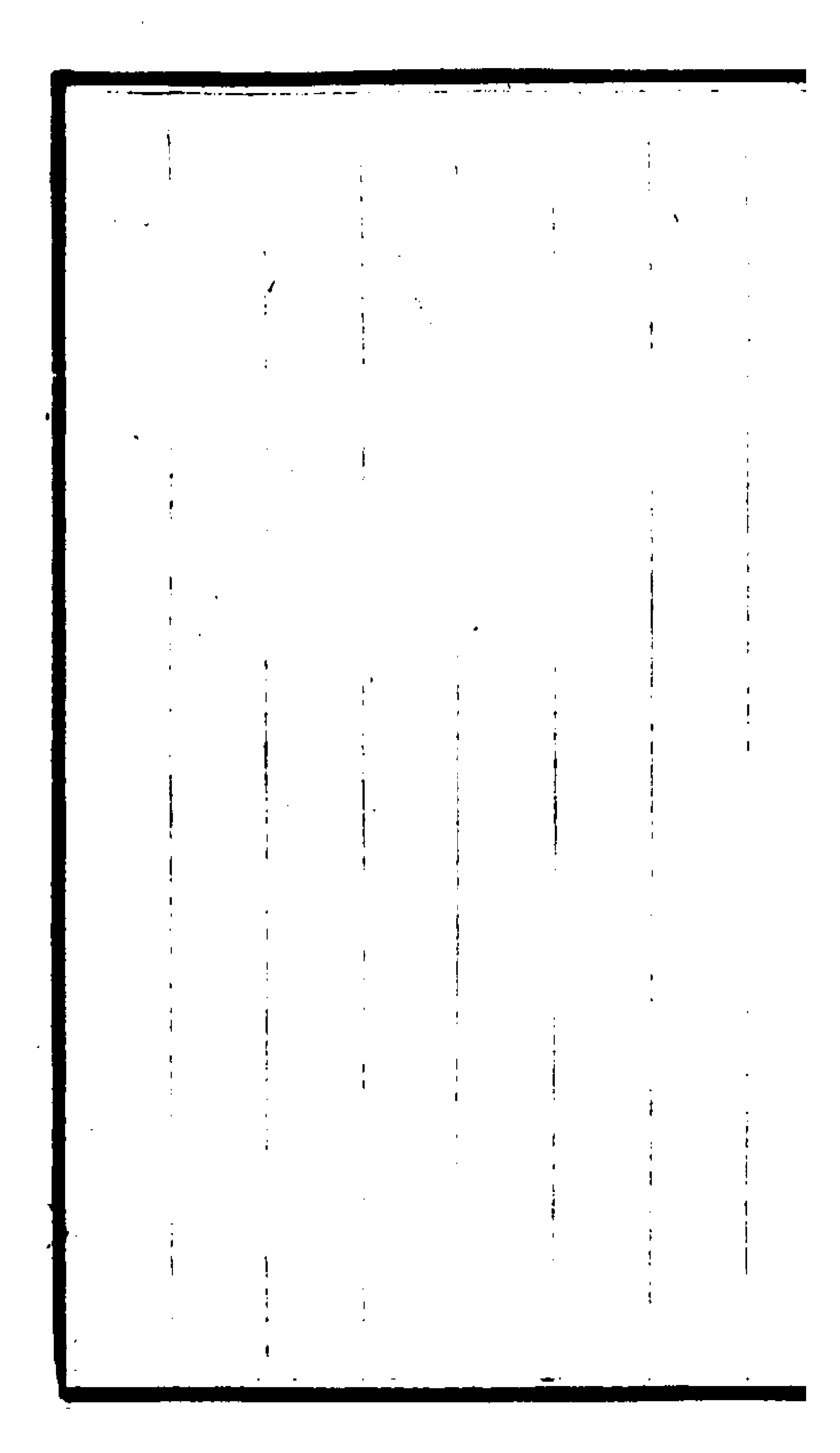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御筆。

鈐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前副葉

御筆。鑒古垂教。鈐寶二。信天主人。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養心殿寶。延清契道寬。行樂信天真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歐陽修縱囚論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六寸四分。横三尺八寸一分。行書。

讀歐陽修縱囚論。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若何。忠孝而已矣。唐太宗要父以叛君。殺兄以逼父。忠孝之道泯矣。自知無以取譽於後世。故即位之後。於凡好名之事無所不為。人之言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

雖矯枉之論。然在人臣或猶可。而在人君則斷斷不可。蓋名者實之末。而君者臣之率。天下之情僞萬變。而總不出於為名。為上者竭誠以感下。猶懼弗當。而顧先率以從其末。幾何其不喪其實而失為君之道哉。太宗好名之事不一。而足向於樂善堂集曾論及之。而莫過於縱囚之特甚。歐陽修作縱囚論而評之。曰。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

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是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哉。太宗設詐沽譽此數語足以抉其隱微矣。既又斷之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修之此語。蓋以闢太宗之為詐耳。而未免失之以辭害義。蓋縱而來歸殺之無赦則再縱者。豈肯復來乎。是畧託於存信義者被殺。而怙終不悛者反

得生。有是理乎。雖然。三百人衆矣。豈皆能為君子之所難。而無一二求倖免者。太宗多術人也。意彼時有以密示司理。期三百人以必來。而必免。苟其不來。必大索天下而誅之。且及其父母妻子。夫三百人者。原在此域中也。其敢不來以冀倖免。而不來以累及其父母妻子乎。史官無識。未求其詳而載之。反以為盛德之感。有識者觀之。實不值一喙之兒戲耳。而歐氏猶以為可

偶一為之予以為即偶一為之亦不可　丁亥

九秋月御筆鈐寶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妙意

寫清快

引首

御筆　抉微闡正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盤山十六景詩一冊

本幅粉箋本九對幅每幅縱六寸三分橫二寸九分行書

盤山十六景詩　秀水千重蔭疏峯四面羅經營成不日伴與詠卷阿藻繪無須亟林泉豈在多肯堂遵

祖儉色養奉

慈和繞砌栽紅藥開畦灌玉禾萬緣歸靜寄隅歲一

相過。右靜寄山莊。

窓納田盤萬景全。宜人暮靄復朝烟。臨虛標秀琴書潤。因迴爲高坐卧便。遥可成圖添粉本。偶然得句勒崖巔。批黃稍暇無餘事。靜讀鶴林玉露篇。右太古雲嵐。

夏屋枕崇椒。林霏互吞吐。徐無無不佳。是惟最佳所。雲起樹中間。泉分山四宇。蓊蔚鮮定容。變幻乃爾許。俯仰接諸天。時時落花雨。右層巖飛翠。

地切清虛妥玉真。堯峯狐迴若爲隣。行來禹步何常慣。却是遊

仙天半心○ 右清虛玉宮

戶有白雲封庭餘古樹濃○何須參寶積藉以續山容○瑞相標圓月禪心定毒龍○拈提隨望是互答六時鐘 右鏡圓常照

伏流飛瀑渾無定○此獨松間匯小池○已覺地琴清越矣更魚天籟始終之○忘機徐聽韻盈耳○得意閒悠緣睫眉正是八音繇會處○高山何必待鍾期○ 右衆音松吹

芙蓉朵朵標銀漢○恰似香爐日照明○千古名山以人重○田盤匡俗兩先生 右四面芙蓉○

巨石當其垠苔泉灑清泚遺蹟傳楷漢在彼不在此（右貞觀遺蹟）

憶我初度遊上盤問津原自天成奇是時秋老變山谷霜楓古栢紛丹翠坐我江山一覽閣成詩聊寄烟霞意雲罩萬松高絕處處不勝寒迴六巒從茲結習鎮相縈頻年使道輒停蹕攀躋涉歷既經慣幽者畢探遠者至得愈多愈不忍置更虞奔走勞執事因之卜築擇佳勝雖斷不施斵簡易朝往暮歸樂無窮得

路安能忘昕自。繫余惕若廟廊者。豈宜耽適山
林致田疇大隠倘可拾。勤政咨諏共圖治右天成寺
蒼翠復清臞。仙山別一區。誰知圓覺佛。也愛
老成儒。以石為胎古。因風泛蘋紆。此閒來亦屢
興會幾番殊。右萬松寺　澗看玉室抽。泉是霜鋒淬
秋風騷然鳴。想見英雄慨。右舞劍臺　繚谷一盤一
曲。精舍三間五間。翠雨飛時林静。白雲閑處僧
還。暫遊宛探月窟。到此可破天慳。珎重韓愈李

應曾否烟磴躋攀　右盤谷寺

山雲罩寺寺生雲形色誰能與判分恰似拈花便微笑說無說處不閒閒　右雲罩寺

鼇柱千秋鎮太崋諸峯拱伏儼来庭疇人試問應難測華蓋垣中第幾星　右紫蓋峯

何来龍象侶說法禮山神即景欣幽託隨緣恰靜因門迎松落落路轉石磷磷千相即非相誰容辨假真　右千相寺

孤撐不繫幾千秋雲海波瀾任柏浮學士小我惟識畫将軍姓者漫稱樓武

林舍處令溪口。靈鷲飛來古渡頭放眼縱看天以外。覆杯同異芥為舟。右浮石舫　丁卯仲春。駐蹕盤山作。丁亥初冬。書於養心殿之三希堂御筆

并識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再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一軸

本幅粉箋本縱四尺八寸五分橫二尺四寸

行書

陰山道陰山道伊犁城郭今完好曰耕曰牧兩勤爲田有嘉禾原有草經冬如春可起贏分犀別色色潤皮在坰之野數千匹厄魯孳生計月日將軍更復壽久長內地撥來十六七豈似唐時回鶻驅市二萬匹爲中國害計馬償絹五十

萬匹不免闕供數。達覽將軍尚嘖有煩言。耦絲蛛網著之於身皆破處。爾時公主為可敦。皇帝敬問往復論。納廿五萬權須勑。心愧於中辭不直。徒令江淮民入纁。長官督課精工織。哈薩稱臣今數歲。來以北壯去幣縧。一馬不過三四金。較內地價廉幾倍。從來邊事謍者多。以今較昔竟若何。　再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仍用其韻

戊子新正月上澣。御筆　鈐寶三。乾隆御書

〔本幅〕宋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三尺八寸行書。

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古老之流傳。不能参互而訂其踳駁。或以熱河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即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

乃歷喀喇河也。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皇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贏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于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自

霍爾霍克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合又西注之三源既滙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鍾峯下山莊行宫内亦有温泉流出滙之于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

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梃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梃即今鍾峯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據今考固都爾呼為西源茅溝為中源賽音郭勒為東源西源自

北而来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叙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為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為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泃水為濡。又從而傅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毋恠乎其舛也。或以為熱河既會濡而東入於海。

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辯。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為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栢矣。乃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潴為蒲昌海。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弟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茍非命使親

履其地烏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乎近劾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戊子仲秋月上澣

御筆鈐寶四游六藝圖乾隆變璽臨池

引首

御筆　武列徵源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嚴光傳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九寸二分横二尺五寸二分行書

讀嚴光傳　予讀東漢逸民傳至嚴光所以對光武及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云云不覺听然失笑曰甚矣范曄之誕也夫光武之好賢與光之高尚所為各盡其道足以風勵千古矣即光所對尚可謂不愧泥塗軒冕之志至

於以足加帝則可信其必無孟子不云乎居移氣養移體光武既為帝矣親近故人論道累日足矣何至共相偃臥即偶爾偃臥亦何至以足加帝腹假使誠有其事又何至動星象此不待辯而可知其誣也且建武時朱浮許淑等皆上書言歷不正當改更爾時治歷者非太史氏乎以晦朔可考之事尚至於外又何能知星象之幼眇哉吾意即偶有之必太史者廉知其事飾

及動星象以神己之精於推測夫推測之甚流而為讖緯光武固好讖緯者也遂不覺隨其術中耶雖然為帝者當以禮自律帝即重光安車賜還山中禮也命有司歲時存問禮也費以金帛禮也至於與光同寢臥則非禮也究以范曄好奇誕妄記為是　戊子九秋月御筆鈐寶三

引首

乾隆宸翰　得象外意　游六藝圃

御筆　錄高斥誕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快雪堂帖 十冊

本幅舊粉箋本十冊每冊十二對幅每幅縱七寸橫六寸

臨快雪堂帖全部初本 第一冊。王羲之尺牘九帖。樂毅論臨鍾繇三帖 第二冊。王羲之蘭亭叙褚遂良臨本王羲之尺牘九帖米芾臨本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

御識。

帖狀十三行凡兩本。茲臨其一乃柳公權

所鑒定。董其昌評為下真蹟一等者其一雖云
真蹟而結構不類晉人。故不復倣　王獻之尺
牘五帖。　第三冊。王洽尺牘二帖王廙表札
三帖。歐陽詢錄古二帖徐浩書朱巨川告。柳
公權尺牘　第四冊。顏真卿尺牘五帖。懷素
高坐帖。
御識。　此帖戲鴻堂亦刻入其昌跋云米元章謂
素書兩行入神。尚有四行未見此共六行亦未

全也蓋其字本有脫簡宋時已然因附識如右

御識

高閑尺牘　第五冊宋高宗書毛詩唐風

帖舊缺篇後采苓二字令仿其意補足之

第六冊李建中詩帖蔡襄尺牘二帖蘇軾

雜書七帖　第七冊黃庭堅雜書二帖米芾

雜書七帖　第八冊米芾尺牘五帖九歌

第九冊米芾書燕然山銘張即之尺牘薛紹

彭尺牘吳琚尺牘趙孟頫書閑邪公傳　第

十冊趙孟頫蘭亭十三跋

御識

此帖墨蹟弆內府者凡二卷其一較此微異而神氣秀逸定為真蹟刻入三希堂帖所鈌兩跋盖流傳脫簡其一與此卷合跋亦全而河聲如吼跋內較快雪石帖多觧日二字不應當時轉有鈌損若非馮氏藏本又不應有鈐印記細玩二字墨色稍新或馮卷散佚後好事者為摹補耳附識如右

快雪堂帖自王羲之快雪

時晴至趙孟頫蘭亭十三跋凡二十有一人七十有七帖故大學士涿州馮銓所刻也鉤勒精良神采在董氏戲鴻文氏停雲之右臨池者頗珍之今墨蹟在內府者快雪一帖為三希堂鑒藏之一餘如唐宋元諸名蹟不下十數種惜散佚者尚十之六七然古人筆墨流傳皆其精神所聚必有丁甲護持之他日或復為浦珠之還未可知也帖舊為十冊而序列人代前後間有

凌外茲別為排次遍臨一過其題跋槩置不録或有考訂則于帖尾附識之始于九月中木蘭迴蹕山莊訖孟冬月坐養心殿明窗臨竟每行蹕既駐聽政覽閒染翰不少輟積三十餘日而成非欲與文人競追摹能事聊以志余幾務之餘亦不肯頃刻自逸耳 戊子冬十月中澣御筆鈐寶二乾隆每册分鈐寶用筆在心乾隆宸翰意在筆先松竹一庭道心詩書悅性存古香

齋契理在寸心含豪邀然鑑古觀書為樂陶冶
性靈深心託豪素勤學好問意靜妙堪會游六
藝圓靜挹古香涉筆偶值幾閒自强不息妙理
得俛仰清心抒妙理心鏡琴書道趣生取益在
廣求幾暇臨池中得天地心

鑒藏寶璽淳化軒淳化軒圖書珍秘寶乾隆宸翰
信天主人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沈周山水一軸

本幅宣德戕本縱一尺九寸五分橫一尺四寸水墨畫山水本幅題

石田嘗率意作小幀簡淡別有妙趣茲於神韻閒求之不專在筆墨畦逕也戊子仲冬御筆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意在筆先清供耳目謀烟雲無盡藏石渠寶笈所藏